紅樓夢/第041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四十一回　賈寶玉品茶攏翠庵　劉姥姥醉臥怡紅院[1]

話說劉姥姥兩只手比著說道：“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。”眾人聽了哄堂大笑起來。于是吃過門杯，因又逗趣笑道：“實告訴說罷，我的手腳子粗笨，又喝了酒，仔細失手打了這瓷杯。有木頭的杯取個子來，我便失了手，掉了地下也無礙。”眾人聽了，又笑起來。鳳姐兒聽如此說，便忙笑道：“果真要木頭的，我就取了來。可有一句先說下：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瓷的，他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。”劉姥姥聽了心下战叕道：“我方才不過是趣話取笑兒，誰知他果真竟有。我時常在村庄鄉紳大家也赴過席，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，從來沒見有木頭杯之說。哦，是了，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，不過誆我多喝兩碗。別管他，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，多喝點子也無妨。”想畢，便說：“取來再商量。”鳳姐乃命丰兒：“到前面里間屋，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取來。”丰兒聽了，答應才要去，鴛鴦笑道：“我知道你這十個杯還小。況且你才說是木頭的，這會子又拿了竹根子的來，倒不好看。不如把我們那里的黃楊根整摳的十個大套杯拿來，灌他十下子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更好了。”鴛鴦果命人取來。劉姥姥一看，又驚又喜：驚的是一連十個，挨次大小分下來，那大的足似個小盆子，第十個极小的還有手里的杯子兩個大，喜的是雕鏤奇絕，一色山水樹木人物，并有草字以及圖印。因忙說道：“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，怎麼這樣多？”鳳姐兒笑道：“這個杯沒有喝一個的理。我們家因沒有這大量的，所以沒人敢使他。姥姥既要，好容易尋了出來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。”劉姥姥唬的忙道：“這個不敢。好姑奶奶，饒了我罷。”賈母，薛姨媽，王夫人知道他上了年紀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道：“說是說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這頭一杯罷。”劉姥姥道：“阿彌陀佛！我還是小杯吃罷。把這大杯收著，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。”說的眾人又笑起來。鴛鴦無法，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，劉姥姥兩手捧著喝。賈母薛姨媽都道：“慢些，不要嗆了。”薛姨媽又命鳳姐兒布了菜。鳳姐笑道：“姥姥要吃什麼，說出名兒來，我揀了喂你。”劉姥姥道：“我知什麼名兒，樣樣都是好的。”賈母笑道：“你把茄鰲揀些喂他。”鳳姐兒聽說，依言揀些茄鰲送入劉姥姥口中，因笑道：

“你們天天吃茄子，也嘗嘗我們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。”劉姥姥笑道：“別哄我了，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，我們也不用种糧食，只种茄子了。”眾人笑道：“真是茄子，我們再不哄你。”劉姥姥詫异道：“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半日。姑奶奶再喂我些，這一口細嚼嚼。”鳳姐兒果又揀了些放入口內。劉姥姥細嚼了半日，笑道：“雖有一點茄子香，只是還不象是茄子。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，我也弄著吃去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這也不難。你把才下來的茄子把皮籤了，只要淨肉，切成碎釘子，用雞油炸了，再用雞脯子肉并香菌，新筍，蘑菇，五香腐乾，各色乾果子，俱切成釘子，用雞湯煨乾，將香油一收，外加糟油一拌，盛在瓷罐子里封嚴，要吃時拿出來，用炒的雞瓜一拌就是。”劉姥姥聽了，搖頭吐舌說道：“我的佛祖！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，怪道這個味兒！”一面說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還只管細玩那杯。鳳姐笑道：“還是不足興，再吃一杯罷。”劉姥姥忙道：“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。我因為愛這樣范，虧他怎麼作了。”鴛鴦笑道：“酒吃完了，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的？”劉姥姥笑道：“怨不得姑娘不認得，你們在這金門繡戶的，如何認得木頭！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作街坊，困了枕著他睡，乏了靠著他坐，荒年間餓了還吃他，眼睛里天天見他，耳朵里天天聽他，口兒里天天講他，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認得的。讓我認一認。”一面說，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，道：“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，那容易得的木頭，你們也不收著了。我掂著這杯体重，斷乎不是楊木，這一定是黃松的。”眾人聽了，哄堂大笑起來。

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，說：“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，請示下，就演罷還是再等一會子？”賈母忙笑道：“可是倒忘了他們，就叫他們演罷。”那個婆子答應去了。不一時，只聽得簫管悠揚，笙笛并發。正值風清氣爽之時，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曠。寶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壺來斟了一杯，一口飲盡。复又斟上，才要飲，只見王夫人也要飲，命人換暖酒，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來，送到王夫人口邊，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。一時暖酒來了，寶玉仍歸舊坐，王夫人提了暖壺下席來，眾人皆都出了席，薛姨媽也立起來，賈母忙命李，鳳二人接過壺來：“讓你姨媽坐了，大家才便。”王夫人見如此說，方將壺遞與鳳姐，自己歸坐。賈母笑道：“大家吃上兩杯，今日著實有趣。”說著擎杯讓薛姨媽，又向湘雲寶釵道：“你姐妹兩個也吃一杯。你妹妹雖不大會吃，也別饒他。”說著自己已乾了。湘雲、寶釵、黛玉也都乾了。當下劉姥姥聽見這般音樂，且又有了酒，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。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：“你瞧劉姥姥的樣子。”黛玉笑道：“當日圣樂一奏，百獸率舞，如今才一牛耳。”眾姐妹都笑了。

須臾樂止，薛姨媽出席笑道：“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罷。”賈母也正

要散散，于是大家出席，都隨著賈母游玩。賈母因要帶著劉姥姥散悶，遂攜了劉姥姥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，這是什麼石，這是什麼花。劉姥姥一一的領會，又向賈母道：“誰知城里不但人尊貴，連雀兒也是尊貴的。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里，他也變俊了，也會說話了。”眾人不解，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，會講話。劉姥姥道：“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，我是認得的。那籠子里黑老鴰子怎麼又長出鳳頭來，也會說話呢。”眾人聽了都笑將起來。

一時只見丫鬟們來請用點心。賈母道：“吃了兩杯酒，倒也不餓。也罷，就拿了這里來，大家隨便吃些罷。”丫鬟便去抬了兩張幾來，又端了兩個小捧盒。揭開看時，每個盒內兩樣：這盒內一樣是藕粉桂糖糕，一樣是松穰鵝油卷，那盒內一樣是一寸來大的小餃兒，……賈母因問什麼餡兒，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。賈母聽了，皺眉說：“這油膩膩的，誰吃這個！”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，也不喜歡。因讓薛姨媽吃，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，賈母揀了一個卷子，只嘗了一嘗，剩的半個遞與丫鬟了。劉姥姥因見那小面果子都玲瓏剔透，便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：“我們那里最巧的姐兒們，也不能絞出這麼個紙的來。我又愛吃，又舍不得吃，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。”眾人都笑了。賈母道：“家去我送你一壇子。你先趁熱吃這個罷。”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一兩點就罷了，劉姥姥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，且都作的小巧，不顯盤堆的，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盤子。剩的，鳳姐又命攢了兩盤并一個攢盤，與文官等吃去。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，大家哄他頑了一會。那大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玩的，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，便也要佛手。丫鬟哄他取去，大姐兒等不得，便哭了。眾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，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才罷。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兩手抓著些果子吃，又忽見這柚子又香又圓，更覺好頑，且當球踢著玩去，也就不要佛手了。

當下賈母等吃過茶，又帶了劉姥姥至櫳翠庵來。妙玉忙接了進去。至院中見花木繁盛，賈母笑道：“到底是他們修行的人，沒事常常修理，比別處越發好看。”一面說，一面便往東禪堂來。妙玉笑往里讓，賈母道：“我們才都吃了酒肉，你這里頭有菩薩，沖了罪過。我們這里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來，我們吃一杯就去了。”妙玉聽了，忙去烹了茶來。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。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，里面放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鐘，捧與賈母。賈母道：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妙玉笑說：“知道。這是老君眉。”賈母接了，又問是什麼水。妙玉笑回“是舊年蠲的雨水。”賈母便吃了半盞，便笑著遞與劉姥姥說：“你嘗嘗這個茶。”劉姥姥便一口吃盡，笑道：“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濃些更好了。”賈母眾人都笑起來。然後眾人都是一色官窯脫胎填白蓋碗。

那妙玉便把寶釵和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隨他出去，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。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，寶釵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。妙玉自向風爐上扇滾了水，另泡一壺茶。寶玉便走了進來，笑道：“偏你們吃梯己茶呢。”二人都笑道：“你又赶了來餚騙茶吃。這里并沒你的。”妙玉剛要去取杯，只見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盞來。妙玉忙命：“將那成窯的茶杯別收了，擱在外頭去罷。”寶玉會意，知為劉姥姥吃了，他嫌髒不要了。又見妙玉另拿出兩只杯來。一個旁邊有一耳，杯上鐫著“　　瓟斝”三個隸字，後有一行小真字是“晉王愷珍玩”，又有“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”一行小字。妙玉便斟了一斝，遞與寶釵。那一只形似缽而小，也有三個垂珠篆字，鐫著“點犀盦”。妙玉斟了一盦與黛玉。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綠玉斗來斟與寶玉。寶玉笑道：“常言‘世法平等’，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，我就是個俗器了。”妙玉道：“這是俗器？不是我說狂話，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俗說‘隨鄉入鄉’，到了你這里，自然把那金玉珠寶一概貶為俗器了。”妙玉聽如此說，十分歡喜，遂又尋出一只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虯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盒出來，笑道：“就剩了這一個，你可吃的了這一海？”寶玉喜的忙道：“吃的了。”妙玉笑道：“你雖吃的了，也沒這些茶糟踏。豈不聞‘一杯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飲牛飲騾了’。你吃這一海便成什麼？”說的寶釵，黛玉，寶玉都笑了。妙玉執壺，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。寶玉細細吃了，果覺輕浮無比，賞贊不絕。妙玉正色道：“你這遭吃的茶是托他兩個福，獨你來了，我是不給你吃的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深知道的，我也不領你的情，只謝他二人便是了。”妙玉聽了，方說：“這話明白。”黛玉因問：“這也是舊年的雨水？”妙玉冷笑道：“你這麼個人，竟是大俗人，連水也嘗不出來。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瓮一瓮，總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開了。我只吃過一回，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麼嘗不出來？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浮，如何吃得。”黛玉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話，亦不好多坐，吃完茶，便約著寶釵走了出來。

寶玉和妙玉陪笑道：“那茶杯雖然髒了，白撂了豈不可惜？依我說，不如就給那貧婆子罷，他賣了也可以度日。你道可使得。”妙玉聽了，想了一想，點頭說道：“這也罷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，若我使過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。你要給他，我也不管你，只交給你，快拿了去罷。”寶玉笑道：“自然如此，你那里和他說話授受去，越發連你也髒了。只交與我就是了。”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了，又道：“等我們出去了，我叫幾個小么兒來河里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？”妙玉笑道：“這更好了，只是你囑咐他們，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，別進門來。”寶玉道：“這是自然的。”說

著，便袖著那杯，遞與賈母房中小丫頭拿著，說：“明日劉姥姥家去，給他帶去罷。”交代明白，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。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門，回身便將門閉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。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，賈母坐上，兩個婆子抬起，鳳姐李紈和眾丫鬟婆子圍隨去了，不在話下。這里薛姨媽也就辭出。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，將攢盒散與眾丫鬟們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著，隨便歪在方才賈母坐的榻上，命一個小丫頭放下帘子來，又命他捶著腿，吩咐他：“老太太那里有信，你就叫我。”說著也歪著睡著了。

寶玉湘雲等看著丫鬟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著樹的，也有傍著水的，倒也十分熱鬧。一時又見鴛鴦來了，要帶著劉姥姥各處去逛，眾人也都赶著取笑。一時來至“省親別墅”的牌坊底下，劉姥姥道：“噯呀！這里還有個大廟呢。”說著，便爬下磕頭。眾人笑彎了腰。劉姥姥道：“笑什麼？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。我們那里這樣的廟宇最多，都是這樣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廟的名字。”眾人笑道：“你認得這是什麼廟？”劉姥姥便抬頭指那字道：“這不是‘玉皇寶殿’四字？”眾人笑的拍手打腳，還要拿他取笑。劉姥姥覺得腹內一陣亂響，忙的拉著一個小丫頭，要了兩張紙就解衣。眾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“這里使不得！”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上去了。那婆子指與地方，便樂得走開去歇息。

那劉姥姥因喝了些酒，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，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，發渴多喝了幾碗茶，不免通瀉起來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廁來，酒被風禁，且年邁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覺得眼花頭眩，辨不出路徑。四顧一望，皆是樹木山石樓台房舍，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里去的了，只得認著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。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著門，再找了半日，忽見一帶竹籬，劉姥姥心中自忖道：“這里也有扁豆架子。”一面想，一面順著花障走了來，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。只見迎面忽有一帶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寬，石頭砌岸，里面碧瀏清水流往那邊去了，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。劉姥姥便度石過去，順著石子甬路走去，轉了兩個彎子，只見有一房門。于是進了房門，只見迎面一個女孩兒，滿面含笑迎了出來。劉姥姥忙笑道：“姑娘們把我丟下來了，要我碰頭碰到這里來。”說了，只覺那女孩兒不答。劉姥姥便赶來拉他的手，“咕咚”一聲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頭碰的生疼。細瞧了一瞧，原來是一幅畫兒。劉姥姥自忖道：“原來畫兒有這樣活凸出來的。”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卻是一色平的，點頭歎了兩聲。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，門上挂著蔥綠撒花軟帘。劉姥姥掀帘進去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四面牆壁

玲瓏剔透，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，錦籠紗罩，金彩珠光，連地下踩的磚，皆是碧綠鑿花，竟越發把眼花了，找門出去，那里有門？左一架書，右一架屏。剛從屏後得了一門轉去，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迎了進來。劉姥姥詫异，忙問道：“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，虧你找我來。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？”他親家只是笑，不還言。劉姥姥笑道：“你好沒見世面，見這園里的花好，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。”他親家也不答。便心下忽然想起：“常聽大富貴人家有一种穿衣鏡，這別是我在鏡子里頭呢罷。”說畢伸手一摸，再細一看，可不是，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鏡子嵌在中間。因說：“這已經攔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”一面說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這鏡子原是西洋机括，可以開合。不意劉姥姥亂摸之間，其力巧合，便撞開消息，掩過鏡子，露出門來。劉姥姥又驚又喜，邁步出來，忽見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帳。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醉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只說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前仰後合的，朦朧著兩眼，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。

且說眾人等他不見，板兒見沒了他姥姥，急的哭了。眾人都笑道：“別是掉在茅廁里了？快叫人去瞧瞧。”因命兩個婆子去找，回來說沒有。眾人各處搜尋不見。襲人度其道路：“是他醉了迷了路，順著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里去了。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，雖然碰頭，還有小丫頭們知道，若不進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，若繞出去還好，若繞不出去，可夠他繞回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”一面想，一面回來，進了怡紅院便叫人，誰知那幾個房子里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。

襲人一直進了房門，轉過集錦槅子，就聽的鼾齁如雷。忙進來，只聞見酒屁臭氣，滿屋一瞧，只見劉姥姥扎手舞腳的仰臥在床上。襲人這一驚不小，慌忙赶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。那劉姥姥驚醒，睜眼見了襲人，連忙爬起來道：“姑娘，我失錯了！并沒弄髒了床帳。”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撣。襲人恐驚動了人，被寶玉知道了，只向他搖手，不叫他說話。忙將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。些須收拾收拾，所喜不曾嘔吐，忙悄悄的笑道：“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隨我出來。”劉姥姥跟了襲人，出至小丫頭們房中，命他坐了，向他說道：“你就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。”劉姥姥答應知道。又與他兩碗茶吃，方覺酒醒了，因問道：“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，這樣精致？我就象到了天宮里的一樣。”襲人微微笑道：“這個么，是寶二爺的臥室。”那劉姥姥嚇的不敢作聲。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，見了眾人，只說他在草地下睡著了，帶了他來的。眾人都不理會，也就罷了。

一時賈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擺晚飯。賈母因覺懶懶的，也不吃飯，便坐了竹椅小轎，回至房中歇息，命鳳姐兒等去吃飯。他姊妹方复進園來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注释

↑ 本回回目：
“ 攏翠庵茶品梅花雪　怡紅院劫遇母蝗蟲 ” 庚辰本，列藏本。

“ 賈寶玉品茶攏翠庵　劉姥姥醉臥怡紅院 ” 戚序本，王府本，梦觉本，程甲本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